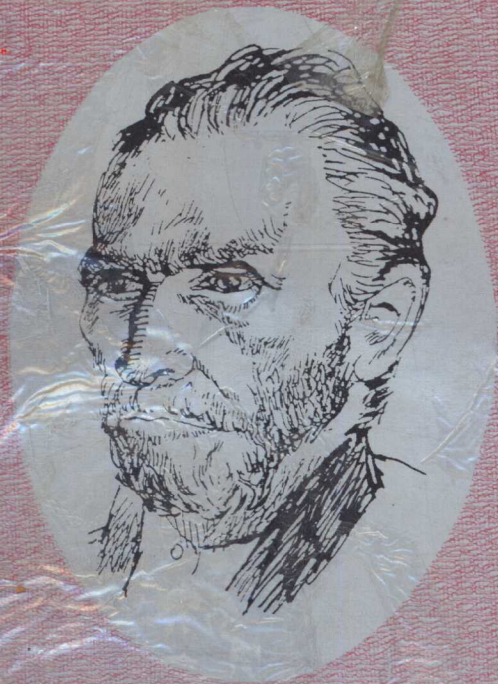


向日葵不是夢

凡●高傳

湖南文藝出版社



世·界·名·人·文·學·傳·記·叢·書

282484

K 835.63572=41/2

向日葵不是夢

凡•高傳

世界•名•人•文•學•傳•記•叢•書

〔湘〕新登字 002 号

向日葵不是梦

——凡·高传

〔美〕欧文·斯通著 宋运田 定乐译

责任编辑：郭得权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 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199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8 插页：2

字数：385,000 印数：1-6,000

ISBN7-5404-1190-2

I·967 定价：10.20 元

丛书总序

戈宝权

在我的案头上，摆着厚厚的一摞书，是刚从“秋风万里芙蓉国”的湖南捎来的，它们散发着淡淡的墨香。我惊喜不已，湖南文艺出版社竟在出版界不景气的今天，接连出版了那么多世界名人传记，我感到欣慰。丛书主编郭铎权同志在信中告诉我，第一辑十二种书印了两万套，第二辑十二种书初版拟印一万套。据我所知，在全国几百家出版社中，成辑出版如此多世界名人传记，实属少见。

翻阅这套丛书之后，我百感交集。我们的社会今天太需要这样的图书了。如果三十年前某个出版社能如此系统地、不间断地出版这样一套介绍世界名人的大型丛书，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出书，受这套丛书恩泽的中国人，尤其是青少年，就能更多一些，这种潜移默化的效应是无法估量的。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今天，湖南文艺出版社以魄力和道义为青少年和全社会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我由衷地感到敬佩。

我多次去过俄罗斯，并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前苏联有一个著名的“青年近卫军出版社”，从1933年开始到苏联解体时为止近60年间，几乎不曾间断地出版《名人传记丛书》。这套丛书是俄国文星高尔基倡导的。早在十月革命前

夕，他曾设想为遭受战争和愚昧蹂躏的俄罗斯青少年编辑出版一套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并聘请文学大师罗曼·罗兰、威尔斯等人撰稿。1916年12月，他写信给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请求他执笔写一本贝多芬传，回信中，罗曼·罗兰颇为感慨地说：

“我们成年人不久将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将留给我们子孙的，是一份可怜的遗产，我们将留给他们十分忧郁的生活。这场荒谬的战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编者）便是我们道德衰竭、文化没落的明证。我们应当提醒我们的后代，各个民族都曾有过——而且现在也有——伟大的人物、高尚的心灵。您自己非常了解，在今天没人比下一代更需要我们关怀的了。”

高尔基给前苏联千千万万青少年做了一件为后人称道的实事。这套丛书囊括了近千位世界名人的生平和奋斗史。其中有文学家、科学家、政治家、教育家、音乐家、美术家、工程师、宇航员等。雨露滋润着世间生灵。半个多世纪来，前苏联的教育机构造就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润物细无声”，许多青少年受益于这套丛书。郭铎权同志告诉我，他去年在访俄期间亲眼看到，在许多学校、工厂、机关的图书馆里仍珍藏着这套丛书，甚至在一些教授、新闻记

者、中学教师、工人、农民的家庭小图书库里也把它当作家珍收藏起来。

人生如一湾小溪，历史是一条长河。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是由杰出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各个历史时期出现的著名人物，不断更新和完善自己所处时空的文明史并推动人类社会进步。英国发明家斯蒂芬森发明的火车，从利物浦驶向世界，推动了英国的产业革命，推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进程。爱迪生发明的电灯缩短了人类历史昔日缓慢的航程。毕达哥拉斯、达尔文、诺贝尔等巨人更是人类杰出的精英。文学大师莎士比亚、列夫·托尔斯泰、歌德、雪莱、拜伦、车尔尼雪夫斯基、雨果等人杰则用智慧、良知去剖析世界，剖析灵魂，讴歌正义和真善美，揭露暴力和专制，他们给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给人类带来了美好、善良和希望，他们企盼着人类社会不断自我完善，跨入一个又一个崭新的、文明的、公正的门槛。

作为一名作家和文学研究工作者，并以一个读者的名义，我衷心希望湖南文艺出版社持之以恒，继续出好这套对我国社会和现实，对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带来知识、榜样、良知、智慧和力量的丛书。我国的读者需要这套丛书，我们应该向教师和家长推荐这套丛书，希望他们的学生和子女认真读一读这些书，从中汲取营养，师法世界英才不畏艰辛，敢于攀登知识高峰，勇于探索正确人生之路，努

力奋斗，自强不息，为真理和正义献身；学习名人对祖国、对社会、对民族、对人类的责任感、使命感。不贪图安逸和享受，应该成为青少年的新风尚、新道德准则。全民族文化素质下降，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的抬头是社会大厦精神支柱倾覆的不祥之兆。我希望青少年朋友首先要追求人生开拓、奋进的真谛——猎取知识。我相信，伟大的中华民族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一定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成为一株文化与知识的参天大树。我确信，不久的将来，中华民族中将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对人类各个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像诺贝尔、贝多芬、达尔文、列夫·托尔斯泰一样的举世英才。

我还想和青少年朋友谈一点个人体会：世间的每一位名人英才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各异，他们的思维空间、智慧、创造力也有其局限性。我们万不可囫圇吞枣一般地学习和承袭。

据悉，人民日报将和湖南文艺出版社举办世界名人知识大奖赛，这将是我国出版界的一件十分有意义和值得称道的事。时下，一些师出无名的“大奖赛”充斥社会，使一些涉世不深的青少年扑朔迷离，荒废学业，甚至误入歧途，这难道不使一些莫名其妙的“大奖赛”的始作俑者感到汗颜吗？十年“文革”绝不亚于一场战争。使我们丧失了多少人才，损失了多少时间和机遇，滋生了多少“文盲加流氓”！至今“文革”的后遗症仍斑斑可见，这是我们民族应该永远记住的教训和耻

辱。我们的社会舆论应该鼓励什么？我以为要鼓励类似人民日报和湖南文艺出版社共同举办的这种旨在为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竞赛，社会各界也应该支持这种引导青少年读书、激励青少年成才的活动，我们的“关心青少年”的口号才不会落空。

岁月匆匆，人生易老。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进入垂暮之年的我，正在和病魔顽强搏斗。有生之年能有幸看到湖南文艺出版社的《世界名人文学传记丛书》一辑接一辑地出版，这套丛书愈来愈受读者和社会的青睐与器重，无疑也将是我感到十分高兴的事了。是为序。

1993年盛夏于北京

目 录

丛书总序	戈宝权 (1)
楔子 伦敦	(1)
第一卷 博里纳日	(31)
第二卷 伊顿	(125)
第三卷 海牙	(178)
第四卷 纽农	(278)
第五卷 巴黎	(328)
第六卷 阿尔	(422)
第七卷 圣雷米	(497)
第八卷 奥夫	(522)
作者跋	(554)
斯通夫妇答记者问 (节录)	(556)
热爱生活的隐士	(560)
凡高年表	(564)

楔子 伦敦

1

“凡·高先生，该醒醒了！”

文森特做梦都盼着听到厄修拉的声音。

“我早就醒了，厄修拉小姐。”他答道。

“不，刚才你还睡得挺沉呢，”姑娘笑着反驳说，“你这是刚刚醒呢。”她话音刚落，就传来一阵脚步声。他知道姑娘是下楼去厨房了。

文森特双手一撑就一下起身跳下床。他是个壮实的小伙子，肩宽背阔，双臂有力。急急忙忙穿上衣后，又从水罐里倒出些冷水，就在磨刀皮带上磨起剃须刀来。

文森特把每天的刮脸视作一种享受。他干这事的程序是：先刮右脸，顺序是从鬓角开始，经宽脸颊下到肉感的嘴角，再自鼻孔下方往右刮去唇上的胡子；然后以同样的顺序刮左边；最后刮下巴。他那个下巴又圆又大，就像块花岗岩，不过是暖烘烘的。

梳妆台上挂着一个花环，是用布拉邦特的草和栎树条编成的。这是弟弟泰奥专门到赞德特附近的荒原上采回草和树枝编好，再寄到伦敦送给他。他把脸伸进这个花环。啊，好

极了！一睁眼就闻到荷兰的香气，这一天都会感觉良好！

“凡·高先生，”厄修拉又敲门了。“邮差来过了，有你的的一封信。”

他拆开信封，一眼就认出了这是母亲的笔迹。“亲爱的文森特，”他看到，“我想借这笔纸来和你好好谈谈。”

他的脸上有些湿漉漉的东西，很凉。他把信往口袋里一塞，打算到了古匹尔公司后再抽空仔细看。他把那一头浓密而黄里透红的长发往后梳了梳，再穿上低领白衬衣，系上黑领结，这才下楼去。他去吃早饭，也是为了能再睹厄修拉的笑靥。

罗耶太太是普罗旺斯的前任副牧师的遗孀。她和女儿厄修拉在自家后院的一所小房子里办了个幼儿园。厄修拉才19岁，秀美的鸭蛋脸上长着一双大眼睛，身材苗条，整个人看上去分外娇小可爱。最令文森特醉心的是她调皮可爱的笑脸。她笑起来时，那张本已十分俊俏的脸就有如阳光下一把色泽明丽的阳伞，更光艳照人。

他吃饭时始终受到厄修拉的殷勤照顾。她嘴也没闲住，不停对他说些开心事。文森特21岁了，可是还是头一次陷入人情网。生活仿佛一下子呼啦啦在他面前展开。他暗自想：“今生如可天天这样坐在厄修拉对面吃早饭，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厄修拉端来一片咸肉、一个鸡蛋和一杯浓茶，轻盈地从他身边走到桌子对面坐了下来，然后又拍了拍自己的棕色卷发。她笑盈盈地把盐、胡椒、黄油和吐司递给文森特。

“你的木犀草又长高了，”她说又用舌头舔舔嘴唇。“你去画店之前不先去看看它？”

“好的，”文森特答道。“你愿意……哦，劳驾你带我去看看，好吗？”

“这人真逗！他自己种下的木犀草，却又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了。”厄修拉评论别人时总喜欢用这种口气，就象被评论的人不在场似的。

文森特埋头大口大口地吃。他一举一动都和他那大块头身躯一样笨笨的。对厄修拉的话他不知怎么回答好。他们来到院里。这是一个四月的早晨，尚有料峭春寒之意，但苹果树上已开满了花。这个小花园把罗耶家的住房和幼儿园隔开。几天前，文森特来到这里种下了罂粟花和麝香豆等。那木犀草已长出地面了。文森特和厄修拉蹲下，那草就在他们中间。他们的头几乎要挨到一起了。厄修拉的头发很好闻，天生的香味，还挺浓。

“厄修拉小姐，”他轻轻喊了一声。

“什么事？”厄修拉把头往后偏偏问，又微微一笑。

“我，我……是这么回事……”

“唉呀，你支支吾吾要说什么呀？”厄修拉一下站起来。文森特跟在她身后走到幼儿园门口。“我的娃娃们就要来了，”她说。“你去画店不会迟到吧？”

“时间够着呢。只要45分钟，我就能走到斯特兰街。”

想不出再说什么好，厄修拉使用双手捋捋脑后一络松了的头发。这一来，她窈窕的身材更显得曲线分明了。

“你答应送给幼儿园的那幅布拉邦特风景画怎么样了？”她问。

“我给巴黎的塞泽·德·科克寄去一张他作品的复制品，他会为你在画上题词的。”

“哦，真好！”她拍着手转了个圈。“有时，先生，不过也只是有时，你真可爱极了。”

她的嘴和眼都含着笑意。她刚想走开，却被文森特一把拉住了胳膊。“睡觉的时候，我给你想出了个名字——娃娃们的天使。”

厄修拉仰头开心地笑了起来。“娃娃们的天使！”她叫道。“我一定要告诉妈妈。”

厄修拉从他手里挣开，回眸一笑，穿过花园进了屋。

2

文森特戴上高顶丝帽，拿起手套，走到克拉彭大街上。这里不属伦敦市中心地段，房屋疏朗。临街的院落里，丁香花，山楂花，还有金链花正都怒放。

八点一刻了。九点钟时能赶到古皮尔公司就行。他的步子轻快而有力。路旁的房屋逐渐也密集起来，匆匆赶着去上班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他不一会儿就把许多人给甩在后边。他觉得他们个个都是那样亲切友好，无疑他们都懂得恋爱有多么美妙。

沿着泰晤士河的堤岸，文森特走过西敏寺桥，再经西敏寺和议会大厦拐入斯特兰街，就到了南普顿 17 号——伦敦古皮尔公司，一家专卖版画和艺术品的商店。

踏在厚地毯上，穿过挂着华丽帷幔的大厅时，他看到了一幅油画。画面上是一条六码长的怪物，像鱼又像龙，怪物上方有一个小人儿在飞翔。这幅画的题目是《天使长米迦勒刺杀恶魔》。

“石版画柜台上有一个包裹。”一个店员告诉他。

油画大厅陈列着米莱^①、鲍顿^②和透纳^③的作品，穿过这个大厅就是陈列蚀刻画和石版画的大厅，然后才是进行买卖洽谈的营业厅。营业厅比前几间屋都更象个做生意的地方。想起头天晚上最后接待的那个女顾客，文森特就忍不住要笑。

“我可没法欣赏这幅画，哈利，你呢？”她问自己的丈夫道。“这狗就像去年夏天在布莱顿咬我的那只狗。”

“嗨，老伴，”哈利说。“我们为什么非得买只狗呢？这种玩艺总是惹得太太们不痛快。”

文森特已意识到画店里出售的画糟透了，而大多买画的人也对自己要买的东西几乎一无所知。人们出大价钱，买的往往是蹩脚货。不过，这和他又有什么相干？他的任务只是多卖出画去。

他打开那个从巴黎的古皮尔公司寄来的包裹。这是塞泽·德·柯克寄回的画，画上增题了：

赠文森特和厄修拉·罗耶，我朋友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

“今晚把这画拿给厄修拉时，我一定要好好问问她，”他喃喃自语道。“再过几天，我就二十一岁了。现在我每月薪水有五英磅了，我还要等什么呢？”

在古皮尔静悄悄的店堂里，时间过得特别快。他平均每

① Millais (1829—1896)，英国画家。

② Boughton (1833—1905)，英国画家。

③ Turner (1861—1932)，英国画家。

天为公司销售 50 幅画。能为米塞·古皮尔公司赚这么多钱，他当然挺得意。不过，他更乐意卖的是油画和蚀刻画。他和同事们相处得挺融洽，大家也都喜欢他。大家常在一起谈论些欧洲的事，过得还愉快。

作为一个才二十一岁的小伙子，文森特略现得性格孤僻，不太合群了一些，在别人眼里他有点古怪固执。可是，厄修拉改变了他。他变得开朗了，也合群了。是厄修拉使他不再落落寡合；还是厄修拉帮他能领略到平凡生活中的乐趣。

公司六点关门。文森特正准备出门，奥巴赫先生走过来对他说：“我刚收到你叔叔文森特·凡·高的信。他问起你，想了解你在这里干得怎么样。我非常高兴地告诉他，说你是我们公司最优秀的员工之一。”

“谢谢你的夸奖，先生。”

“不客气。暑假后我想调你到前边的石版画和蚀刻画陈列室上班。”

“这对我来说真是太好了，先生，因为我……我就要结婚了。”

“真的？这可是个好消息呀。婚礼在什么时候举行？”

“我想在今年夏天吧。”他还一直没考虑过婚礼日期呢。

“哦，我的孩子，太好了。今年年初，你就加了一次薪水。等你从蜜月旅行回来，我一定会再给你加一次的。”

3

“我去拿那幅画，厄修拉小姐。”吃罢晚饭后，文森特起

身一边把椅子放回原位，一边说道。

厄修拉身着一件当时流行的墨绿色绣花上衣。“那位大画家给我题词了吗？”她问。

“题了。你去拿灯，我好帮你把它挂在幼儿园里。”

她俏皮地撅起嘴，那姿势倒很象最佳接吻的样子。她看了看他，又说：“我现在还要帮妈妈干些活。过半个小时后我们再去挂画，好吗？”

文森特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胳膊肘支在五斗橱上，对着镜子发起愣。过去，他从不考虑自己长得怎么样，在荷兰也没人会对这在意。可是，和英国人相比，他觉得自己的脸和头都太大了，笨头笨脑似的。那高凸的额头活像块巨大的岩石峭壁，峭壁的缝隙深凹处就是眼窝。他的鼻梁骨又粗又直，像胫骨一样结实。高高突起的前额那样宽，竟和他浓眉距那肉感的嘴的长度相当。他有力度的颌部也是宽宽的，脖子却又短又粗；厚实的大下巴则鲜明地体现了荷兰人的特点。

他从镜子前走开，百无聊赖地坐到床沿上。他是在一个家教严谨的家庭中长大的，没恋爱过，连正眼看哪个姑娘的事都没干过，更别说和异性说说笑笑了。在他对厄修拉的爱恋情感中没有掺杂任何肉欲的成份。他是个年轻的理想主义者，陷入情网还是第一次。

他看了看表，才只过了五分钟。还要等上二十五分钟呢，简直有如等一个世纪一样令人难耐。从妈妈寄来的信里，他抽出弟弟附上的一张短简读了起来。泰奥比他小四岁，继文森特之后也到了在海牙的古皮尔公司工作。正像父亲泰奥多勒斯和叔叔文森特手足情深一样，泰奥和文森特也

从小就十分友爱。

文森特垫在一本书上给弟弟简短地写了封回信，又从五斗橱的第一个抽屉里拿出来几张画。有几张是他在泰晤士河边作的速写，线条很粗糙，还有一张是雅克^①的《佩剑女郎》，他把这些画全装进了一个信封，准备寄给泰奥去。

“哎呀，”他惊呼道，“我忘了厄修拉！”

他看看表，已迟了一刻钟。他急忙抓起梳子，使劲把红卷发往直里拉了几下，然后拿起塞泽·德·柯克的画，砰地一下打开门。

“我还以为你早忘记了呢，”他走进客厅时，厄修拉说。她正在那儿给幼儿园的孩子们折纸玩具。“你把画拿来了？我能马上看看吗？”

“我想把它挂好后再让你看。灯呢？”

“妈妈正在用呢。”

文森特从厨房回来后，厄修拉递给他一条海军蓝的披肩，请他帮她披上。触到光滑的丝绸披肩，他不由得一阵激动。花园里的苹果树开花了，香气袭人。小路在黑糊糊的夜色里，厄修拉用手指尖拉住他黑粗呢外衣的袖口。突然她绊了一下，不由一把紧紧抓住文森特的胳膊。她对自己的笨拙感到好笑，笑个不停。文森特可闹不明白，绊了一下值得这么笑？可他喜欢听她的笑声，喜欢看她在夜色衬映下款步向前的倩影。他打开幼儿园的门，让她先进去。厄修拉从他身前走过时，她娇嫩的脸几乎擦着他的脸，她深情地看了他一眼，好像已将他未曾启口的问题作了回答。

^① Jacquet (1841—1913)，法国版画家。